



时光里的赶鸭人

□曾广洪

随着农耕文明的远去，赶鸭这个行当已悄然消失。表哥吴良文是个老赶鸭人，他给我讲述了赶鸭人的过往。

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只有12岁的他因羡慕鸭司令游荡江湖和有鸭蛋吃的缘故，拜三驱镇的赶鸭人廖锡均为师。当时鸭棚子是生产队的集体财产，为调动赶鸭人的积极性，按三七开分成，集体对鸭群“认捆（整）不认扁（零）”，因而赶鸭人视鸭子为心肝宝贝。从孵房买来毛茸茸小鸭的肠胃娇嫩，先拿粉碎后的绿豆喂养，再慢慢投食煮熟的谷子，待渐渐长到一斤左右的条鸭时，方可野外放养。在三个月的条鸭之前，生产队每天给每只小鸭三两稻谷。

那时的赶鸭人比务农挣工分强，每天计10个工分，无论是卖鸭子或鸭蛋，集体得多，其余归己。鸭子有蛋鸭与肉鸭之分，蛋鸭以母鸭为主，若调理妥帖，一只母鸭一年可产蛋两百枚。盛蛋期一过，得重新换新鸭。肉鸭养9个月后，交重庆白市驿板鸭厂，或在本地乡场卖。

俗话说，鸭棚子都有三挑。赶鸭出门起码几个月，须备足吃穿住等家伙，诸如锅盆碗盏、柴米油盐、穿盖用品等之类。有趣的是那鸭棚子，便是赶鸭人简陋移动的床，竹篾棚顶涂桐油防水。一到晚上，床板拉出来，可供四人睡觉。三伏酷热之夜，如同进了蒸笼，汗水直冒，长脚蚊围着人嗡嗡叫，一叮一个包，奇痒难忍，即便用土蚊香洋蒿熏，也无济于事。在漫漫冬夜，几个人挤成一团，靠体温彼此取暖，冻得瑟瑟发抖，掰着指头盼天亮。师傅见状，赶忙摸出红薯酒瓶，让徒弟们呷几口御寒。赶鸭人的命贱呀，小病过拖，大病靠扛，死了就见阎王。

黑黢黢的鼎锅煮的红苕稀饭，几泡尿一撒，肚子咕咕叫，两眼冒金花。有时，就连发霉变味的咸菜也没了，只得向附近的乡亲求爹爹告奶奶地要点咸菜或蔬菜，实在没辙的话，就拿鸭蛋交换。只有逢初一或十五，师父才让弄几个鸭蛋打牙祭。衣服哪有四季之分，一穿就是几十天，溅满了泥浆，分不清颜色，混合着汗水与鸭屎味，路过的大姑娘一手捏紧鼻子，一边嗔怪太臭了，赶鸭人就像活脱脱的叫花子。

或十五，师父才让弄几个鸭蛋打牙祭。衣服哪有四季之分，一穿就是几十天，溅满了泥浆，分不清颜色，混合着汗水与鸭屎味，路过的大姑娘一手捏紧鼻子，一边嗔怪太臭了，赶鸭人就像活脱脱的叫花子。
因长年日晒雨

淋，赶鸭人脸皮黝黑，手里拿着4米多长的斑竹竿，竿子的一头系着塑料纸，另一头带有小铁铲。赶鸭群时，挥动竹竿，塑料纸哗哗作响，给鸭群指路。若是鸭群离得远了，就用铲撮土抛向鸭群，警示它们不要乱跑。竹竿长而柔软，挥动起来灵活自如。赶鸭时经常发出嘿嘿的吆喝声。

赶鸭看似简单，其实蛮有讲究。一拨4个赶鸭人，掌竿匠既是师傅，更是灵魂人物。副竿既是助手，又充当赶鸭匠角色，一个在前引导鸭群的方向。另一个押尾，照看生病受伤与掉队的鸭子，表哥吴良文便是其中的副竿。殿后的是挑棚匠，是个体力活，就像西游记中的沙僧，还兼顾生火煮饭等杂务。

在春夏季节，赶鸭只能沿途寻找河沟、堰塘、小水库，待秋收挞谷子后，鸭子才下水田寻找遗落的谷粒吃。鸭子一见到水，就像被点燃了热情的小火苗，兴奋地扑棱着翅膀，扑通扑通接二连三地跳了下去。刹那间，水面热闹得如同炸开了锅。有的鸭子一头扎进水里，只露出一个小小的尾巴，好似在和同伴玩捉迷藏。有的鸭子伸长了细长的脖子，追逐着水中的小鱼小虾，那专注的模样让人忍俊不禁。还有的鸭子在水面上欢快地游来游去，时不时用翅膀用力拍打水面，溅起一朵朵晶莹剔透的水花。那欢快的叫声弥漫原野，引来周围的社员驻足看热闹。

后来，师傅廖锡均见吴良文精明能干，又吃得苦下得蛮力，便将小女儿廖和玉许配给他，他也接过了掌竿匠的重任。夫妻挑着鸭棚子，用坚实的脚步丈量着乡间的每一条小路，开启了鸭棚子风餐露宿、逐水而居的漂泊之旅。

白天，他赶着鸭子大军嘎嘎一路前行，妻子挑担管后勤，傍晚时分，在地势较平坦的地方宿营。交通条件改善后，鸭群装上大货车，从大足运往永川、安岳甚至成都等地放养。

落日余晖下，妻子在鸭棚子旁升起缕缕炊烟，天黑之后的鸭棚子里面一盏微弱的烛光透过棚子露出来，在空旷的田野里显得特别幽静而温馨。虽说日子艰辛，却不失小家温暖的味道。

鸭子的嘎嘎声，伴随着他度过了二十多个春秋，直至21世纪初，随着河沟的鱼虾被过度捕捞与速成饲料肉鸭的出现，赶鸭再也无法养家糊口，他不舍地离开了眷念的鸭群，只身前往他乡打工谋生。

如今，乡村再也见不到赶鸭人的身影，但赶鸭人的故事，依然在每一个清晨的薄雾中，悄然流传。每当夕阳西下，暮色渐起，仿佛还能听到那熟悉的嘎嘎声，看见那时光里赶鸭人孤独的背影。

（作者系重庆市大足区散文学会副会长）

阿依河的午后

（外一首）

□谭华睿

绿挨着绿，一直堆到天上
我和影子较劲，脚下
石子碎碎念经

峡口羞涩，转过脸去
把云朵摁进湖心，一尾鱼
忙碌，叼走晃动的光阴

时间褪去鳞甲
沿河直行，仿佛
挖出了地底的翡翠

倒影尚存古典
收藏诸多光焰，晚霞仍在
似乎刚刚烧到这儿

观河记

山水收编时辰
落日把影子裁成垂纶
泉眼里，流水如碎银
我在桥边，尝试购置安宁

石棱斜出五度的位置
所有蓝陷入悬浮禅定
我经过，摘下眼镜——

阿依河用带齿的涟漪
将倒伏的清影串成佛珠

（作者系重庆文学院创作员）

观空山战役遗址

□刘德荣

2025年6月18日 10时许
空山战役遗址，中雨
看我们缅怀先烈心诚
天翁止不住地陪着流泪

这里空旷而寂静
伫立在雨中的松柏
多像徐总指挥当年那些
披蓑衣穿草鞋的战士

我在雨中侧耳聆听，依稀从山谷
传来震撼天地的枪炮声
闭上双眼，脑海里即刻显现
那些面黄肌瘦拼杀的红军

一波波冲锋，一波波倒下
一波波倒下，一波波冲锋
在这十余平方米的指挥部里
年轻的将军们熬红了双眼

岁月吞噬了92年前的血流成河
但纪念馆陈列的铳枪，长矛大刀
还能寻觅到光阴踏过的蹄痕
依旧闪烁着当年的锋芒

我站立雨中，面向徐总指挥
和松柏两旁先烈们的雕像
一一鞠躬凭吊。今天的繁花
无不浸染着他们的鲜血

呜呼，我的青山我的绿水
该给他们好好侧一侧身子了
我诗中的万里烟云
该好好为他们翩翩起舞了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平淡生活

□郭小强

汪五这两年诸事不顺，向来睡眠质量很好的他，经常半夜就被噩梦惊醒。睡不着时，就一本本地翻着自己那些褪色的获奖证书。

汪五任副主任科员7个年头了。去年，由于升职无望，谈了一年多的女朋友和他分手了。今年，上级空降了科长，他的升职梦彻底破灭了。

汪五来自山村，同村刘家，两个儿子在城里当警察，女儿定居外地，每年的物业费都让村里人目瞪口呆。王家，女儿漂亮嫁了煤老板，成了住别墅、开豪车、抱宠物的全职太太。老李家，大儿子小李是全村的明星人物，大学毕业被省城领导的千金相中，结婚后从政一路顺风……现在，已经成为省级后备干部。

汪五自小学习成绩优良，大学毕业后在外地工作，既没有资源也没有人脉关系，只能靠自己拼搏，才会得到上级认可。

一个被称为手眼通天的“能人”，不止

一次地向他说：“钱到才能愿成。”汪五动了心，多次约“能人”喝茶聊天。结果每次说到拿钱，汪五总是心惊胆战，下不了决心。

一晚，父亲打来电话，说村里出了大新闻：“小李出事了，被纪委带走了。”父亲叮嘱汪五安心心工作，平平淡淡生活，不要想东想西，要老老实实干活。这夜，汪五一下子释然了，删除了“能人”联系方式，竟破天荒睡到了大天亮。

第二天上班，分管副局长郑重地告诉他：“你平时工作踏实积极，这次局党委推荐提拔你为科长，到其他单位交流任职，你可得好好表现。”

听了这话，汪五半天没缓不过神来。回到宿舍，蒙着被子大哭一场。此后，汪五工作干劲更足了，还经常勉励同事：“只管努力，组织绝不会亏待每一个拼搏上进的人。”

（作者单位：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父爱如山

□冯浪涛

小时的我极顽皮，小学四年级时看了《鲁滨逊漂流记》，那个勇敢坚强的主人公便成了心中的大英雄，总梦想成为鲁滨逊一样的荒岛大侠。这个梦想在我初一时付诸了行动，三位意气相投的同学经几次密谋，决定去开创属于我们的荒岛。

我们每人的小书包里只允许带一个洋瓷碗、一套衣服，还有火柴和盐巴。一位同学从家里偷来豆腐干和土豆，集合时被要求丢掉，因为我们决定不拿家里一针一线，彻底野外求生存，做真正的鲁滨逊。

出发那天，正值盛夏。我们走过不长的一段公路，然后转入小道，向深山挺进，去寻找理想中的世外桃源开荒拓地。

傍晚时分，我们来到一条小溪旁，选平坦处驻扎下来。我们在学校有过野炊经验，山林里不缺野菜和柴火，采来野葱、蕨菜和野豌豆尖，石块垒灶，瓷碗作锅，晚餐连汤带水吃了个大饱。

夕阳从山顶坠下后，山里的夜说来就来。我们将腾空的书包塞满杂草当枕头，睡在大石板上摆起了龙门阵。摆着摆着，不知是谁讲了些可怕的传说，越讲越恐怖，于是心里一紧，顿时安静了下来，这才发现生的篝火早已熄灭。四周一片寂静，漆黑的夜张着血盆大口，风呜呜咽咽像有人在哭泣，猫头鹰和野鸡的叫声显得格外凄厉。我们顿时害怕起来，愉快的冒险之旅陷入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困境，三个人肠子都悔青了，哭够了闹够了，才昏沉沉睡去。

“浪涛，莫睡了，快起来。”朦胧中，一个熟悉且慈爱的声音由远而近。我慢慢睁开睡眼，电筒光里看到了父亲的身影。在父亲的吆喝下，我们三个清醒过来，脸上全是露水，衣服也湿漉漉的，又冷又饿，浑身发抖。

父亲生起了火，有了亮光，也有了温暖。“来，边烤火边吃，天亮了我们就回家。”父亲带了饼子，我们三个狼吞虎咽时，我看父亲脸色苍白。原来，有胃病的父亲凭着经验和我们沿途留下的蛛丝马迹，一路追来，焦急又疲劳……

参加工作之初，分配在县域海拔最高的边远小乡，属三省交界地带。我独自一人来到车站乘车去报到，到了目的地，心里顿生怯意，粮站的文大哥迅速成为我无话不谈的好友，因为乡里工作人员只有我俩属于同一个时代。然而，每当夜深人静，孤寂感便会潮水般涌来。

正当此时，父亲来了。第二天，我乱糟糟的寝室便换了模样：桌椅摆顺了，床铺整洁了，地板干净了，窗户明亮了，连破旧的墙壁都糊上了报纸。

第三天下班，我随父亲来到那个弃之如敝履的厨房，我大吃一惊，更喜出望外：杂物已清理一空，灶台抹得没有一丝油污，餐桌洗得泛白，劈成小木条的干柴码得整整齐齐。灶膛里的柴火像憋不住欢笑，发出噼啪的响声，铁锅里热着早已煮好的饭菜，关不住的香气满屋飘绕。

当我迷茫困顿时，父亲总会出现。36年后的今夏，组织上决定安排我从事乡村振兴工作。由于生活上的不习惯，更兼膝关节伤痛多年，心里不免有些打鼓。

“娃儿，我们的祖辈都是农民，看来你得补上这一课才算完美。”父亲仿佛洞察到了我的畏难情绪，已87岁的他豪迈地跟我约定：“等秋凉了，我到村里来陪你，还是住一周。”

（作者单位：重庆三峡文旅传媒集团）